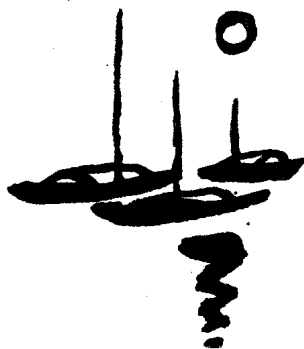


Bashu Niandai Sanwenxuan

1988

八十年代散文选





八十年代散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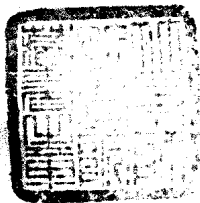
1988

《八十年代散文选》编辑组选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6014



上海文艺出版社

1186014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袁银昌

八十年代散文选

1988

《八十年代散文选》编辑组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6 字数 111,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321-0461-3/I·381 定价：3.50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每年出版一册,本选集是第九册。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

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一九八八年的全国各报刊。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真、善、美的统一,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同时兼顾题材、风格等方面。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

因编选者水平有限,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谨请各方批评指正。

• 目 录 •

- 1 初冬,在名桥李佩芝
7 父父子子.....薛尔康
13 那年除夕多特别.....李冷路
18 珍品的源路.....张 炜
25 后会有期.....未 来
30 鲜鱼浓汤.....吴泰昌
37 竹林之恋.....丘 峰
44 让我们再看你一眼.....张秀枫
51 和平之岛.....唐 敏
55 苦苦咄,甘甘咄,甜甜廿四
 味(三则).....刘西鸿
66 风景.....贾平凹
70 香洪随笔三题.....徐开垒
76 透明的思索.....李一安
84 少女的沉思.....张若愚

94	成熟(外一篇)·····	郭 风
100	柳兰·····	贾宝泉
103	皋兰山月·····	余秋雨
110	大地书页·····	楼肇明
118	风雨“放生桥”·····	陆寿钧
124	怀念萧军先生·····	王安忆
129	街声·····	吕锦华
133	“价值”疑·····	范培松
139	我爱听《故乡的云》·····	查志华
143	自己的夜晚·····	刘烨园
153	海南 南海 五湖四海·····	许士杰
160	长生鸟·····	于 君
165	诞生·····	王英琦
174	男儿泪·····	钱国梁
179	手足·····	朱哂之
189	江的诱惑·····	嵇 伟
192	在水一方·····	周 明
197	吹梦到台湾·····	袁 鹰
202	我也这样叫她：惠·····	傅天琳
212	麦哲伦岛游踪·····	陈慧瑛
218	表舅母·····	斯 好
231	瞬间的迷惑·····	赵丽宏

237	苏州赋	王 蒙
242	无酒斋闲话	姜德明
246	伞语	许 淇
249	春天	谢大光

初冬，在名桥

李佩芝

我从一辆有了年岁的破旧汽车上挤下来，顾不上伸展酸困的腰身，便四下张望。一座正在施工的规模宏大的立交桥，威威风风地挡住了半边天地。正前方，一条灰白的水泥桥，崭新而神气，也威威风风地伸向前方。我正犹疑，一个泥猴般的小小子突然从身后窜过，我拉住他问，他扬扬下巴：“卢沟桥？这不是么！”当然是。桥头有醒目的牌子，然而多了个“新”字。小小子冲我嬉笑，“在那、那儿！”说着他扭转身跑开了。

沿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顺河，走向多年来魂梦萦绕的地方，走向一个奇妙的队列，走向八百年前的岁月。

然而，它不古旧，不红火，不破碎，不威风，

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它清新、温柔、安宁，有着古典庄严的美。

在一条长长的小路上，我独自走着。地面洁净。行人稀少。桥头，没有青苔，没有铜锈，没有颓垣。洁白的华表，石亭，黑色的碑石，在初冬的苍茫里，显得端庄圣洁。而坦然静卧的石桥，不知为什么，给我一种温存的感觉，全然没有因了石狮而威风起来的神气。

我站在华表下，朝顶端那昂首的石狮摆了摆手，它是第一个迎接我的。一种古朴典雅的美使我动心。石狮们守护着这样一个地方，守护着历史的鼎盛和诗意，难怪岁月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呢！

我轻轻抚摸着顶住桥头望柱的第一个卧地石狮，手心凉凉的，仿佛一种悠悠的远古的气息传递到我心中。朝前走，抚过一个个石狮，我在检阅历史么？八百年如一日、如一刻、如我踏上桥头的刹那，狮子们迎来送往，他们不疲倦么？独处的不寂寞？相依者无厌烦？天伦之乐无休止？那冷观世界的可看透了世界？那闭目沉思者可总结出哲理？那嬉戏玩耍的可享尽了快活？我问他们，可记得清风云变幻、朝代更迭？

见过多少金戈铁马、英才俊杰？他们也仿佛在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人生短促为何还会纷纭复杂……我不知道如何对话了。天长地久，生命有终极，狮子们会相信的。地久天长，人生有追求，有光、有热、有爱、有恨、有创造，狮子们会理解么？

桥身中间保持了一段历史原貌。铺桥的石板很是凹凸不平了。无数的人、车、马，无数的雨、雪、风……那坎坷处，正是岁月……记得在南方参观溶洞时，有人告诉我，钟乳石长一厘米，须水滴一百年。那时，我曾天真地惊呼，我一把握住了近千年的时光。此刻，我蹲下身，把手轻轻放在石板的凹处，岁月，在刹那间被一个小小的我填满了！

四面望去，有些异样的空阔与寂寥。桥东头，一个照彩像的个体户，背着像机懒洋洋靠在石柱边。桥西头，两位老者悄悄聊天，全然不睬他们自己的货摊。不多几个游人，指指点点。石狮们总是沉默着，冬日的宁静十分和谐。我突然悟出，卢沟桥，此刻正因了宁静与清幽，方显出异样的古朴与典雅。一股动人的魅力，透入我心底，涌出自私的快活。我轻叩着每一个石狮，

对他们说，好好活着，享受人间的风情快乐，也分担人间的忧愁烦苦，你们的生命才会永恒……

走过桥，坐在河沿上。苍苍的宇宙映出西山青黛的远影。远远近近，深深浅浅，山在雾岗中重叠，交错，一片朦胧。远处开阔的原野上，飘浮着几缕烟云。蓦地一声火车长鸣，天地都抖动了一下，随之又沉静了，远山、田野、桥和我。朝桥身望去，这才发现巨大的桥墩裸露着，桥下无水，难怪我总感到有种异样的寂寥了。

呵，岁月！

桑干河流走了。浑河、小黄河、小黑河、无定河都流走了，永定的河水也不知流向何方……袒露的河床上生长着丛丛野草，在微凉的风中唱着黄昏的歌；鹅卵石怡然地躺着，享受着天光的温爱；横跨的大桥默默承受了历史的重负与荣光；那两队狮子也安然自在，坐卧起伏，一丝未改；只有我，心中怅怅的，仿佛卢沟桥下没有浪花与波涛，就逊了神采似的。哦，去哪儿寻觅《卢沟晓月图》中水映新月的景象呢？

我跑下河堤，踏在坚实的河床上，突然笑了。这不是自然么？你为什么非要远古的真实？

异邦的侵扰不能改变自然，野心家的疯狂不能扭曲自然，你要什么？没有了想象中的流水滔滔，不存在现实中的人声鼎沸，可岁月在这儿却自自然然，你还苛求什么呢？桥，是人与自然抗争的和谐，无水，无河，便为虹桥、天桥、立交桥，他们不是一样的美么，一样的有神威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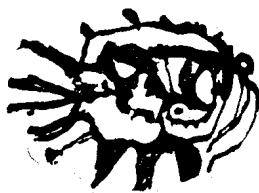
卢沟桥因了杰出精湛的建筑艺术而闻名于世；桥上因有几百可爱的狮子，使如我幼稚般的心久系上古老的迷恋；而桥于历史，则因了无畏的抗战，显示出一个古老坚毅民族的节气。桥下有水无水，又何妨呢？

我站起身。很想再过一次石桥，很想再看看那些石狮。可我没去。我怕淡泊了灵魂中那仅有一次的感觉。我相信，石狮是有灵魂的，他们能记住金朝的风雨、明代的星月；他们能记住清帝立碑题诗的殷勤；他们更会记住外来侵略者血腥的挑衅。他们身上有一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后会有期！”我朝石桥喊，心中充满张望历史的热情，然后就在河堤边不足一尺宽的石台上，放开脚步，轻快地跑了起来。一位被惊扰了的沉思深坐的老者远远就抬起身给我让开了

道。他一定在诧异,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傻女子、
疯女子……然而,我快活!

(选自1988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父父子子

薛尔康

当我、父亲、我的儿子同桌进餐，而妻子总是在炉子和餐桌间穿梭，没有比这会儿更能感受到人类的传承关系。我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暗示着宇宙的奥秘。生命存在的价值以及更替的意义，自然也在此刻呈现出来。

祖孙三代同桌进餐的时候，我儿子显得特别兴奋，目光左右闪动，这个刚满六岁的小东西感到滑稽：怎么三人的面孔那么相像，说话吃饭的腔调也极相似，就连嘴角上转瞬即逝的笑靥都如同一辙，于是他傻笑起来。而我，既与无知的儿子无法对话，又与饱经沧桑的父亲难以沟通，我沉默不语，处境尴尬。

父亲在席间不断说话，嗓音洪亮。他已过古

稀之年，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但不可避免地眼皮松弛，满脸皱褶，背佝偻着，人萎缩了一壳，显出垂老者通常的丑陋。在餐桌上，我始终不敢认真打量他，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若干年后，我也必定成为一个丑陋的老头，坐到父亲现在坐的位子上，除了享受天伦之乐而外，就只有表现一下不服老的乐趣。我感到对时光流逝的畏惧，感到生命的紧迫。此刻的一切多么强烈地提醒我该如何去获得生命的价值啊！

可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念头闪过脑际，当老之将至，坐在一旁的儿子即便与我搭话，也仅仅出于敷衍，像我今天所伪装的。这家伙可能还没有我这份涵养，不懂得什么纲常伦理，会把我撇在一边受窘。没有比明白这一点更为痛苦的了。

每当祖孙三代待在一起的时候，我老是产生被冷落的感觉。我竟是多余的。祖父一出现，孙儿便以嗲得发颤的拉长的声音呼唤“爷爷——”，惹得老人热泪盈眶。他从不曾用这种声调叫过“爸爸”。孙子对爷爷的亲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刚刚学舌叫人时，就这般叫“爷爷”了，恍若天然明瞭他与他的血脉联系。孩子与爷爷其实不多见面，有时一二月才见一次，孩子非

但不疏远，一旦见面，那一声“爷爷”喊得格外亲呢，憋足了思念之情。有时父亲光临，孩子在幼儿园午睡，他就伫立在幼儿园寝室的窗前，呆呆地瞟望入睡的孙子，使我大为感动。搜尽孩提时代的记忆，他从来不曾这样挚爱过我，倒是有多少次粗暴遭打的痛感至今难以磨灭。

遗传因子决定我儿子是一个刚强的狂妄的家伙。从他身上我重见到被生活磨平了的锋芒，他在逼真地重演我的过去。每回用餐，他爱抢占我的座位，仿佛可以满足某种欲望。从儿子身上，我惭愧地发觉自己“种”的退化。他比我刚强。阴错阳差，祖先的血性没在我的躯体内体现，而在他身上复归。他的男性意识特别强烈，睡摇篮时，除母亲之外，拒绝任何别的女性怀抱。我孩提时怕打针，怕见血，而他微笑着迎接护士的针筒，没事儿一样，让注射室中那些大哭小喊的孩子们发呆。有一次，他额头被铁器撞得皮开肉绽，我都不敢瞥见血肉模糊的伤口，张皇失措。他原先没哭，但终于哭了，是从父母的惊慌中得知事情的严重而被吓哭的。我从此怀疑他的痛觉器官是否出了毛病，无端拧他一把，他倒呼哭叫疼。血统的传承，注定父子之间必

然有性格的冲突。

每回冲突的失败者是我。譬如在他赖柜台非要买一件玩具此类事情上，我的决心无法战胜他的决心，常以妥协告终。

我有过一次最惨重的失败。

那是儿子开始打听结婚是怎么一回事，爸爸妈妈为什么非要躺在一个被窝之后，我们感到他已有朦胧的性意识，该分床睡了。预先说服了他，并特地打制一张漂亮的小床，他也得意于有了自己的小床，逢人夸耀。真要让他单独睡的时候，没满三分钟就不愿意了，说出多种理由，如冷呀，枕头不舒服呀，眼睛闭不拢，心里难过啦，要求睡回母亲身边。我不允许，他哭哭啼啼；我呵斥他的毫无道理，他哭得更凶，闹得四邻不安。他见妈妈说情不管用，干脆从床上蹦起来，犟着头冲向大床。太不像话了，我正想整整他的邪气，捍卫父亲的尊严，于是揍他屁股，把他扔回到小床上，强按住。儿子无法抗拒父亲的暴力，绝望了，嚎哭着叫喊：“我要死，我要从阳台上跳下去，让你们没有孩子！”我要不是不能让脸上皮肉松弛，早就噗嗤而笑了。我拧着脸，而妻子将脸埋到被窝里去放松。他继续叫